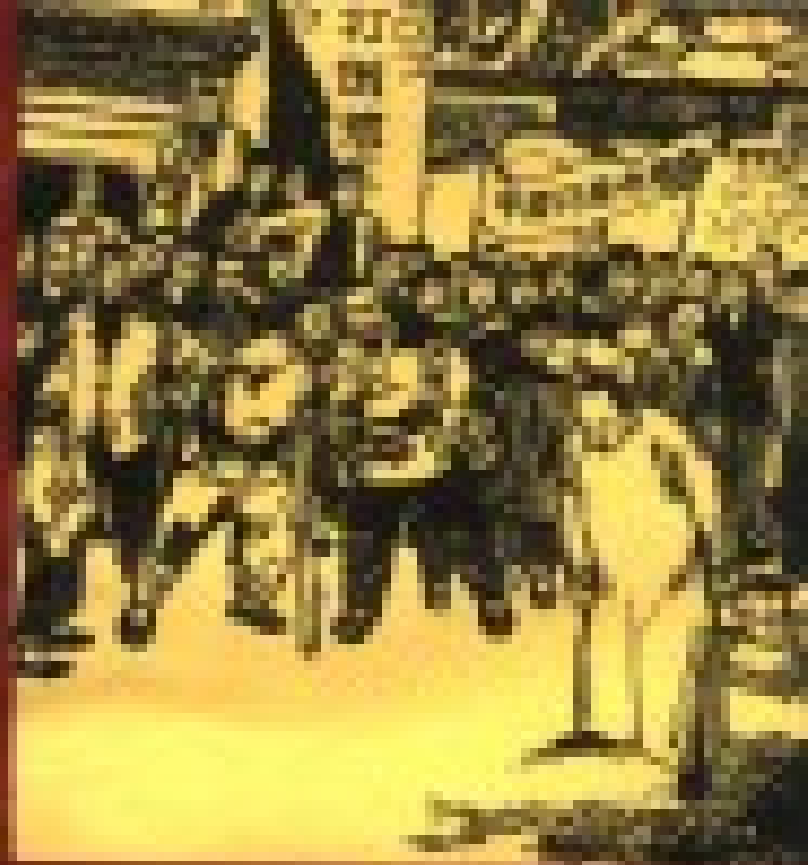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地主罪恶种种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地主罪惡神

——中國農民抗爭的悲劇——



地主罪恶种种

鍾志成編寫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1964年·杭州

摄影：舒輔叶 池一平

插图：朱子容
封面設計：

地主罪恶种种

鍾志成編写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 196 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耗 1¹/₈ 印張 15¹/₆ 字数 31,000

1964年3月第一版 1964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,000

統一書号：T 3103·373 定 价：(5)一角四分

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

不要忘记阶级斗争



統一書號：T3103·373

定 价：(5)一角四分

(AF 62/13)

目 录

必須补上这一課·····	1
一个社会 两种生活·····	4
地主发家的秘密·····	10
地主是怎样剝削农民的·····	17
地租剝削野蛮残酷	
高利滾滾吸尽农民血	
剝削雇工抽筋剝皮	
地主是怎样統治压迫农民的·····	37
仗势欺人 胡作非为	
杀人飲血 慘无人道	
官紳狼狽为奸 农民有冤难申	
利用封建迷信 欺騙毒害人民	
地主阶级不甘心死亡·····	51
牢記阶级仇恨 把革命进行到底·····	56



必須補上這一課

水有源，樹有根， 憶苦思甜不忘本，
牢記父兄血泪仇， 誓作革命接班人。

青年同志們，當我們還不懂事的時候，我們的前輩，已經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，經過長期的艱苦鬥爭，趕跑了帝國主義，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。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，接着又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，勝利實現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對農業、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，並且大大發展了社會

主义建設事业。这样就使得我们不再受剝削階級的压迫和剝削，不再吃旧社会的苦头了。我们生活在新社会，成长在紅旗下，得到党和毛主席的无微不至的关怀。这是我们青年一代的最大幸福。但是，就因为我们沒有亲身经历过帝国主义、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資产階級的剝削和压迫，沒有亲身参加过对階級敌人的斗争，所以对劳动农民在旧社会受地主階級残酷压迫和剝削的痛苦，是不了解，或者是了解得很不够的。

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中，广大农村青年经过党的教育，听了老年人讲过去的苦难历史，看了新旧社会对比展览会等等以后，对旧社会的認識增多了，无产階級的觉悟提高了，对階級敌人的仇恨心加强了，无产階級的感情逐步浓厚起来了。但是总的說来，我们还懂得不多，了解不深，階級斗争的锻炼还不够，这样，在现实的社会階級斗争的风浪中，就容易受資产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思想的侵蚀，迷失方向。因此，究竟什么叫旧社会？什么叫階級压迫和階級剝削？什么叫階級和階級斗争？对我们广大青年同志來說，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必須严肃对待的問題。

我们青年一代，是革命的接班人。我们担负的任务：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把革命进行到底，高举总路

綫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三面紅旗，奋发图强，自力更生，为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、现代工业、现代国防、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，为实现一个沒有帝国主义、沒有資本主义、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。要把革命进行到底，要建設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，就必须补上阶级斗争这一課。在社会主义教育中，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，不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，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，提高阶级警惕，增长革命志气，坚决抵制剝削阶级思想的进攻和影响，永不变质，高举革命紅旗，奋勇前进！

为了使青年同志们进一步了解旧社会的黑暗，认清地主阶级的罪恶，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道理，牢记阶级仇恨，我们以本省的情况为主，对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作些介绍，让青年同志们看一看地主阶级发家的秘密；看一看地主阶级究竟是怎样野蛮、残酷地剝削和压迫农民的；看一看在地主阶级的統治下，旧社会农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，农民过的是怎样的生活。

一个社会 两种生活

月儿弯弯照九洲， 几家欢乐几家愁，
几家高楼饮美酒， 几家流浪在外头……

一个社会，两种生活。地主住的是高楼大厦，穿的是綾罗綢緞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；广大貧苦农民，住的却是“千孔屋”，穿的“百結衣”，吃的糠菜粮。旧社会真是地主阶级的“天堂”，农民的“地獄”。

在旧社会里，我国的土地制度是极不合理的。“农民无寸土，地主田万頃”。全国农村的大量土地，被一小撮地主、富农霸占着。在抗日战争以前，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、富农，大约占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；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貧、雇、中农以及其他人民，只占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土地。我们浙江省的情形和全国一样，到处都是无田少地的农民。就拿黃岩县坐应村来说吧，解放前，在全村的五百四十亩土地中，就被地主、

富农占去了四百另二亩，占百分之七十七点四。占全村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六的六十户贫、下中农，总共只有二十五亩土地。新昌县甘湾村在土地改革时，全村一百十七户贫农，平均每户只有二分土地。新昌县长乐村，解放前一百十八户贫、雇农，只有一亩五分土地。

地主阶级霸占着很多好田好地，广大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。旧社会的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，就使地主阶级可以利用他占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，对无地少地的农民，进行种种盘剥，掠夺农民的劳动果实，榨取农民的血汗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。而广大劳动农民，却被剥削得双手空空，过着无米下锅，无布遮身的悲惨生活。

武义县童芦村恶霸地主童维梓，吃的饭，是上等精白米；吃的菜，除鸡鸭鱼肉以外，还要吃最先上市的时令菜……。每餐吃喝，至少八菜一汤，一天伙食费，就要三百多斤稻谷。吃得稍不如意，还要打人、骂人。富阳县凤仪山村大地主马承发，家内专门造了餐厅、酒房和烧各种荤素菜的灶房，鲜鱼鲜肉、腌鸡腊鸭、桂圆荔枝、山珍海味，应有尽有。马承发自己，还把别直参磨成粉，当炒米粉吃；他母亲用人参汤当茶喝。很多地主还成天晒在烟榻上，抽鸦片，吸白粉。

說到穿著，那是要綢有綢，要皮有皮，四季衣衫，无所不有。睡的是“千工床”“万工床”。“活閻王”邵展成专门叫人为他的第三个老婆做的“千工床”，共有三进：头进可以叉麻将、推牌九，二进是浴室，第三进才是紅漆鍍金的眠床。

地主住的也十分奢侈豪华。大地主馬承发的庄园，占地五十亩。庄园四周的围墙，打得严严实实。八字台門，



这是“千工床”的第三进。

好象一张血盆大口。三座宫殿式的大屋，有花厅、堂楼、书房、臥室、佛堂……和四座吞吃佃戶们血汗的大仓库。围墙里面，还有前花园、后花园……。这些高楼大屋，是强迫劳动人民花了十多年时间造

起来的。光花厅里的各种雕花，二十多个雕花匠就整整忙了七年。童維梓有了“三厅三堂”，还嫌不好，又强迫五百多个工匠，花了五年时间，造起一座日本式的四层楼房，当地的农民把它叫做“閻王殿”。地主阶级为了建造这些“閻王殿”，不知吸尽了劳动人民多少血和泪啊！

地主阶级逢到红白事，就更加挥霍。馬承发为他母亲做一次寿，吹吹打打，摆酒席，又麻将，整整闹了三天三夜，花去的钞票折合稻谷十三万斤以上。他父亲死后做丧事，花去的钱，折合稻谷也有十多万斤。我们如果算它每人每年吃粮五百斤，那么，这十多万斤稻谷就可给二百个人吃一年。“活閻王”邵展成嫁女时，为了显示自己的豪富，陪嫁的是什么“金桌面”“百床被”等嫁妆。所谓金桌面，包括金碗、金酒杯、金碟子、金调羹各八只，金叉、金刀各八把，金筷八双，金酒壶两把，金面盆一只。百床被中，就有八条鸭绒被和十多条丝棉被。这些嫁妆所花的钱，折合稻谷就相当于当时潜川地区的四年粮食总产量。

在地主阶级的一个个阴森森的封建堡垒周围，广大农民却在世代给地主做牛做马，过着饥寒交迫、典妻卖儿、家破人亡、流落他乡……的悲惨生活。

解放前，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，黄岩县坐应村七

十九戶人家，就有五十多戶討飯度日。就在大地主馬承發尋歡作乐的富阳县，何家、坂里村二百十二戶貧雇农当中，就有一百四十九戶人家，过着“糠菜半年粮”的生活，有六十三戶人家，常年采野草、摸螺蛳充饥。其中討过飯的，就有十七戶人家。說到穿，村里有四十九戶人家，十年中就沒有一寸布上門。寒冬腊月，很多农民沒衣穿，无被盖。貧农



这是鎮海县三山公社貧农柯明来祖孙三代穿了九十多年的破褲。

何永雪，一家五口，靠着祖上传下来的一件破蓑衣和一条破棉絮，度过了十七个寒冬。何永雪的妻子穿着破单衣挡不住风寒，只得从破棉被里挖出两块烂棉花来，貼在胸口和背上过日子。

在何家、坂里村，很多农民“下无寸土，上无片瓦”。村里有四十一戶农民，常年借住在祠堂、庙宇和牛栏里避风躲雨。貧农何木董，一家三代住在破庙里，“擂鼓門（晒

匾当大門)，笔杆墙（六谷稈当墙壁）。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，每年被活活餓死、冻死在路边、破庙的，真不知有多少人……。

碰到了災荒年头，广大农民更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門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了。例如一九三四年，本省有二千多万亩田地受旱。受了災的农民只能挖草根树皮糊口。孝丰县很多农民，被迫用船載着自己的亲生骨肉，运到城里卖给富家当佣人。永嘉县有一个农民，因为饥饿难忍，啃着自己手上的肉充饥。结果是血淋淋地痛死了。常山县有一戶姓江的农民，全家十五个人，眼看受旱以后，田里顆粒无收，生路断絕，全家都服毒自杀，死了七人。号称“天堂”的嘉兴地区，成批农民被逼走上“討飯船”。开出去时載的是人，回来时已是一船船的死尸，大批农民活活餓死、病死……。

“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。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啊！

土地农民开，粮食农民种。地主阶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土地和财产？生活上的大量花費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让我们在下面进一步揭穿这些秘密吧！

地主发家的秘密

白骨堆上砌高樓， 地主肥来农民瘦，
一戶发家成財主， 千万尸体填荒沟！

旧社会的地主“老爷”们，就是在农民的白骨堆上筑起了自己的“天堂”，在农民的血汗中享受着“荣华富贵”。可是他们从来就不敢承认这笔“血腥帐”。有的地主說，他们发财致富，当老爷、太太，是因为他们“命”好，祖宗坟上“风水”正；或者說，他们起先是“勤俭”发家，后来才享福的。这难道是真的嗎？绝对不是！这都是地主阶级騙人的鬼話。现在我们就来查查地主阶级的家底，看看他们的发家秘密到底是什么。

翻开“活閻王”邵展成的发家史，就可以看到：解放以前，邵展成霸占着二千一百多亩水田，二千多亩山地。他是怎样起家的呢？原来邵展成的祖父“老閻王”邵开富从舟山搬到临安来的时候，并没有多少家产。后来，他巴

結上当地的王秀才，娶了他的独生女，捞到了十多亩田地和一笔家財。他就用这点老底，放高利貸、收重租、雇长工……，剝削“老本”也就越来越多。邵展成的父亲躑脚瑞庭，在高利貸盘剝上是个有名的“鉄算盘”。“老闆王”和“鉄算盘”心毒如砒霜。他们把誰家缺几个月粮，誰家什么时候断粮，統統記在帳本上。到五荒六月、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就开始出借粮食。出借时要农民拿田契房照作抵押。該值一百元的，只借你五十元，讲好第二年还錢贖契，叫做“死头活尾”。产权已捏在他们手里，但是又給你留下一綫贖还的希望。如果借的人第二年还不出，那就“洋不起利，田不交租”。到第三年再还不出，那末就要逼你“交契管业”，田地房产完全变成姓邵的了……。他们就是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高利貸的剝削方法，吞吃了农民的大量田地和房产……。

再看看紹兴任家畝恶霸地主任家“六老虎”的发家史吧！“六老虎”的父亲临死时，留給六只老虎的遺產是十八亩土地和三間房屋。可是到了解放前夕，这一門恶虎就已霸占着二百四十多亩土地和十九間大房……。这些财产哪里来的呢？在抗日战争时期，“六老虎”一面与国民党反动派通气，一面与日伪軍勾結。这些财产大都是他们